

文摄 / 张明旻

绝大多数公路是为了通往目的地,而有些公路本身就是目的地,比如澳洲的大洋路,这是全世界最美的公路之一。如果您有驾照,就不要坐在大巴里赶景点,摊开地图,驾着您的宝马去探索这个令人血脉偾张的未知世界。

激情公路电影

我们从墨尔本到大洋路要先开一小时的高速公路 M1 到吉朗, 开上市区, 路的终点, 就是大洋路的起点。澳洲人喜欢开快车, 在限速 100 码的高速公路上行驶, 如果你遵守规则, 就会看到窗外一辆辆车绝尘而去。一路上几乎都是奔向大洋路的, 有的车顶放着自行车, 有的挂着冲浪板, 还有敞篷老爷车, 和我们国内爱飙车的愣头青不同, 这里呼啸而过的车里多数司机是中老年人。当中国老年人忙着带孩子、跳广场舞的时候, 澳洲的老年人却忙着旅游、探险。

戴上墨镜,打开车窗,风一下子涌进来,长发和丝巾飘出窗外。打开电台,一个在报新闻、一个在唱歌剧、一个在放快歌,把快歌那个台的音量放大,踩下油门,汽车肆意飞驰,不时还有银光闪闪的大型油罐车逼近,里面有个大胡子胖司机,这不就是公路电影的画面吗?

我们一路向西,只要沿着 B100 一条道走到黑就可以了,大洋路全长近 300 公里,蜿蜒在澳大利亚最南端绵长的海岸线上。公路很窄,绝大多数是双向单车道。海边悬崖和



盘山公路交织，翻过高山、穿过丛林、越过海洋。

和大自然独处

若鸟瞰，大洋路是一条绕着海，抱着山的窄路，汽车孤独地穿行，涛声和鸟鸣被风带到空旷的山谷，回荡出与世隔绝的声响。这一路上，除了几个小镇有住宿、吃饭，更多时候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，我们时而骑行牛步，时而风驰电掣。平日里最常见的人，此刻全都没了踪影，只有大海、森林和脚下的路，人被重新扔了回去，和大自然独处。

弯道一个紧接着一个，常常刚松口气，又把心提起来，车速快，角度大，可能会飞出去，要么掉进海里，要么掉下悬崖。沿着山势起伏有不少上下坡，上坡时看不见下坡的路，坡顶像是绝路，仿佛空中有一条隐形的路，再踩一下油门就能开到天

翻过高山 穿过丛林 越过海洋

血脉偾张飞驰在大洋路上



似世界末日的景象;大洋路更是静谧的山野,连绵起伏的丘陵上,牛马悠然地吃草,袋鼠们呆立,山野上的一切安静地抹上了一层透明的金色。

诡谲的沉船海岸

远处砂石和野草中，唯一突兀的是灯塔，默默指引着回家的路，但很多船来不及看到灯塔，就已消失在茫茫大海中。19世纪，还没有大洋路，这一片海域诡谲凶险，叫沉船海岸。至今，海底还躺着它们的残骸，其中最有名的一艘叫Loch Ard。沉船海岸被两块大岩石包围，只留狭窄的入口，形成小海湾，外头的风急浪高到了里头都风平浪静了。

“London bridge is falling down”
伦敦的伦敦桥没有倒，大洋路的却倒了，此伦敦桥非彼伦敦桥，是海中的一块岩石被侵蚀出两个洞形成的拱门。1990年，靠近陆地的一个拱

门倒了，剩下一座断桥。我们站在悬崖上，任凭海风呼呼，黄绿相间长长的野草匍匐下来，一丛从矮灌木丛在峭壁上，开出黄白色小花，日晒雨淋，风吹浪打，在最危险的花绝细缝里，展示着生命的顽强。海水呈现出丰富的层次，湖蓝、天蓝、蔚蓝，最后是深邃的海蓝。一个浪头打来，退去，等待下一个浪头。这景最致单调却不乏味，若是一个人定定站着，像是岩石的一部分，孤寂之人对孤寂之景，放逐在海角天涯。

海上的十二门徒

“忽闻海上有仙山，山在虚无缥缈间。”这是个亦真亦幻的仙境，连同海滩上的人都影影绰绰，如海市蜃楼的幻象。

十二门徒石是整条大洋路上最著名的景点，每天都挤满从全世界来的游人，日出和日落时分尤其甚。眼看太阳西沉，我们一路飞车、狂奔。十二门徒是海中十二个柱状的岩石，门徒们被海水创造，又被海水毁灭。岩石的硬碰终究敌不过海水的柔，部分门徒崩塌成一堆碎石，剩下八个守护着茫茫南太平洋。

还有哪儿比这更适合许下海枯石烂的诺言？这也许是地球最初的景致，太阳、海洋、岩石，别无他物。不论周遭如何喧嚣，十二门徒却静默不语，周而复始地迎来日出、送走日落。这片海一直往南，就是南极了，太阳终于慢慢坠到海平面上，灰雾渐渐吞噬了陡岸，一切归于寂静。

[illegible]